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十

李修

王顯

徐謇

馬嗣明

姚僧垣

褚　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薛少遊

何　稠

周澹京兆鄠人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位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言不可明元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

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效徐兗閒多所救恤亮大為廳事含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叅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晚入代京歷中散令還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年且百歲氣力尚康孝文文明

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元脉竭氣微大命無逹
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文伯等皆善醫藥
張太素齊書曰謇四世祖仲融隱秦望山有道士過
之求飲因授以一函曰習是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
千石啓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至濮陽
太守
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送京師獻文欲驗其

能置病人幕中使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任用審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審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成遂罷二年帝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審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

百里及至許治有大驗九月駕次汝濱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上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內呈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帝猶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帝疾甚慼慼而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鞭捶幸免帝崩後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

袁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禄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
史謚曰靖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
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
明敏有決斷才初文昭太后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為
龍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徐謇及顯
等為后診脉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
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

侍御師宣武幼有微疾顒攝療有效因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顒為領軍於列閤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御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顒前後居職所在著稱斜折庶獄究其奸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顒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衆議喧嘩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顒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為太子詹事委

任甚厚帝每幸東宮顒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
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衛國縣伯宣
武崩孝明踐阼顒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顒既
家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
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宽直閣伊盆
生以刀鐶撞其脉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亡時謂
顒構會元景就刑南臺令顒死右衛府惟隔一巷相去
數十步此其報也初顒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顒後當

富貴誡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孝明夜即位受璽策舊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前有嫗卜相於市言人吉凶頗驗時于暉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已終至於官嫗言君今既有位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少博綜經方為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惟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

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候
候不出一年當亡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愔邵並
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
郡愔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
一年內必亡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卒愔
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愔重作練石
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用大猛火燒赤內淳醋中自
有石屑落醋內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

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
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體皆遍青漸虛羸不
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
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
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是人
家問疾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為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
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
驚仆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

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買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八世孫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

即傳家業

周書曰梁武陵王紀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令僧垣視之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嘆曰卿用意綿密乃爾以此候疾何疾可逃

任梁為太醫正梁武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駕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繹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

周書曰侯景圍建業僧垣棄妻子赴難梁武嘉之及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孝元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晉安王方智府諮議

周書曰時雖克平大難而朝政混淆僧垣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形勢禍敗不久聞者皆笑之

孝元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湯孝元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疾因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魏軍克荆州僧垣猶

侍孝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涕泣去彛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於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病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偕老周文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觧次服一劑中縛復觧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足瘓痺猶自攣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

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勸服決命大散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垣曰此患不與大散相當乃即為處方勸使急服氣遂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醫先視者皆云不效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

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
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
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
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對曰臣準
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知復何言尋太后
崩後復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
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
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

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方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寢疾召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非愚所及若凡庶則萬無一全尋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令僧垣療之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此乃

尚齒之辭非貴爵之號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封長壽縣公冊命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楊堅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濟乃對曰臣但恐痛短敢不盡心帝頷之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聲譽既盛遠

聞遐服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禮接

周書載最不忘憲恩為作傳送史局何以削不書令改入齊王憲傳

最初在江左迨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重隋文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累遷蜀王秀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寔不知也榜訊

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諸該守孝通河南陽翟人父義昌梁鄱陽王限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紀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亡後該稍為時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造請皆為盡其藝術時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遂世相傳授位梁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紀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楊州會秦王俊有疾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至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

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後數日甍帝異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冊府元龜曰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其旨趣隋初為秘書省正字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治權曰但將弓箭向垛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瘳權療疾多類此至唐貞觀十七年卒年一百三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誅寶常配為樂户因妙達鍾律遍工八音嘗

造玉磬獻於齊又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
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
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
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常問其可否
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帝不悅寶常因極
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
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

音旋相為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記但多雅淡聲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故多排毀之

隋書音樂志曰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三部其器大盛於開皇初時曹妙達安從貴等皆妙

絕絃歌新聲奇變朝改暮易舉世慕尚高祖每謂羣
臣曰自家刑國化成民風勿謂天下方然公等家家
自有風俗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
奏正聲令皆好新變則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雖
有此敕竟不能救
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
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出怨望語蘇威
因詰寶常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主上雅好符

瑞有言徵祥者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主上必悅先生所作可行矣寶常如言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

資治通鑑曰煬帝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音律志曰煬帝所制淫綺哀怨謂樂正白

明達曰高氏偏隅曹妙達猶封王今天下大同我欲

貴汝宜自修謹

寶常貧而無子妻因其卧疾遂竊資物逃竟餓而死將

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

見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䕫蕭吉並論墳籍

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

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

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正此輩雖外不附

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嘗於戸外弹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宫聲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魏慕容白曜平東陽配雲中為兵

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甚推重唯高允李沖曲為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家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耶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繢為務因此大蒙恩

賜而位猶不還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以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爭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嘗乘傳詣洛陽量準魏晉基趾及僞船乘孝文以少游多巧思除都水使者還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又將脩華林殿葺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剞劂碎劇從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

歎慨然少游坦然為已任不告疲恥也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少游時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有文集十卷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制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甚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孝明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其匠

也

伽藍記曰波斯沙門達摩來遊中土見永寧寺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塔含風響出天外歌咏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百五十歲歷涉諸國皆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口唱南無合掌連日

又資治通鑑曰寺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高風永夜寶鐸和鳴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

始孝文時有范寧兒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
上品王抗與寧兒對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
蒱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
中國時傳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為此戲
上之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父通善琢玉稠年十
餘遇江陵平隨妥乃入長安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
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常命

裯為之裯錦成蹄所獻帝甚悅時中久絶瑠琉作匠人無敢措意裯以緑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先仕為亂即詔裯募兵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裯所裯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罪命釋之引崇共坐與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裯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其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龎靖相繼降款分遣建州

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相見稠還奏狀帝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死矣稠曰猛力共稠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國士 汝葬我訖即宜上路

長真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帝旨漸見親昵帝疾篤謂稠曰汝曾葬皇后亦宜好安置我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地下帝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

資治通鑑曰兖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

其日拜太府少卿裯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句覈數年方竟毫氂無舛裯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裯曰此古田獵服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裯始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裯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

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無過逼乎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其中又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

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建之

隋書禮儀志曰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疊六板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墻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二門觀門樓檻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輪解合交叉即為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間施車輪馬槍皆外

其韔為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𧈭𦆠每一𧈭𦆠中施弩牀長六尺洞三尺牀枕陛揷鋼針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旋機關闗則針皆外向其牀上施鏃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外又以䃉周圍行宮二尺一鈴一柱柱舉䃉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外施槌磬連䃉以機發之有人觸䃉則衆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儆名爲擊磬

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開三門北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搆逆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陷於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唐授少府監卒齊時又有河間劉龍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令修三雀臺稱旨因歷職通顯及隋文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公

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凢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能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為散騎常侍

隋又有昝君謨潘誕　朝野僉載曰君謨善閉目射志目中目志口中有王靈智學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巧妙欲射殺之以擅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至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吻承之遂齧其鏑笑曰

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　資治通鑑曰誕嵩高道士也自言三百歲為煬帝合煉金丹帝為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臣民巨萬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

主梵摩天云

論曰陰陽卜祝聖哲之教存焉狥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亢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自晁崇至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情狀其間有不涉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與檀特法

和强練華將别稟數術詎可以智術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叨濫而守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慾咸遣是以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經國之用乎周濬李脩徐謇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兹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實常

聲律之奇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蔣何以剞劂見知

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

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闕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外戚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閭毗

馮熈　李惠

高肇　胡國珍從曾孫長粲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題外戚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為輔然歴觀累代外戚家秉母后之權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克終必罹顛覆何哉皆由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

私寵要榮藺犢引大車斗筲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怨于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而況道不足濟時仁不足利物自矜于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所致婁昭自以佐命功崇其名器且霸業

權與時方同德陵暴之釁無因而起若靖德昭訓二門並前朝遺胤守死不暇固無可訾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託搆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窃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潜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于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

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
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陷不義市朝遷
貿皆得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
顛隕者豈可同日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
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黄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
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妻劇爾朱
文暢鄭仲禮李祖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
有獨孤羅梁孝明帝蕭巋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

竇婁敵酉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附其家傳

巋今改南史餘皆並入此篇

賀訥代人魏道武男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揔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寗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

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訥中弟染干麄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

魏書載訥曰帝大國世孫興復先業當相推奬汝獨異議豈是臣節

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乃登代王位于牛川及討吐突鄰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

遁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從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于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于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

盧自以帝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忿恨
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隙加猜忌會道武教儀去鄴
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
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南燕王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
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居賀蘭
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天神
請成大業出於至誠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
進爵北新公卒子泥襲後降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

泥出舉烽于安陽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
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
行并定二州刻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
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琅邪公軍國大議每
參豫焉又征柔然為别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獲當
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禄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
姚黄眉後秦主姚興之子明元昭哀后弟姚泓滅黄眉間
道歸魏帝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

都尉太武即位卒于太常卿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
陪葬金陵黄眉寛和温厚希言得失帝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后之兄少有節操始光中
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公主拜駙馬
都尉位大鴻臚卿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
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
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
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以之謚威王長子道生賜

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廷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超卒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卒贈太傅謚曰宣長子元寶位司空又進爵京兆王及姉而父遺亡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卒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

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入未幾以謀反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雋遺惠在人前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從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閭毗代人柔然主大檀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后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

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
侍中進爵為王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
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甚厚和平二年
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卒贈太尉追
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卒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
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户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
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
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

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簡公勃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于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

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詡
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貞金部尚書喜子振
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五年詔
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
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宋就食和龍無車
牛疲不能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待英等薄不如睹之
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黙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户主
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

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被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卒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微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應刑及五族孝文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

總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復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書于振試守正平郡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祖弘北燕王

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

戰入柔然魏母携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
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恐其如此將還長安始
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
陰河東二郡閒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
熙姑先入掖庭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后卽太后也
使人訪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尚景穆女博陵
長公主拜附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
卽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卽位太后臨朝帝乃

承太后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史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毁分用大至頹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建佛圖精舍於諸州鎮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

熈曰寺成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耶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熈在州取人女子為奴婢有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熈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熈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熈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妻之父母其一此所謂供承宗

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于春秋無臣證于徃牒既許
通禮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數未聞
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勑集書造儀付
外孝文前後納熈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
益寵貴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熈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熈
上書如舊熈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駕
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熈别見其困篤歔欷流涕密
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或不幸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

卒于代時帝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
緦服詔有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柩俱向伊
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
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
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
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
彊恆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
悲慟而拜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

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廷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并長宫禁而性趣乖

别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撻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且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違其意不致于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甚每與同輿載同案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

表并啓將拜又為具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奬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鋭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無不掩涕時誕已惙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

誕甍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送
舉音帝以所服衣幍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
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駕猶在
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千匹穀五千斛以供喪事贈
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
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
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
貞惠兼奚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

訓宜契具瞻既曰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
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辭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
駕還京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
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
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三男長子穆襲爵避皇子愉
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
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

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
大夫遇害河陰子冏襲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廢后同產兄黃門郎
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宣武時卒于河南尹
聿同產弟鳳幼養於宮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
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孝文親政後
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賜死亦以冗
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

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后之父父蓋少知名歷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凉王沮渠牧犍妻太武平凉州以主通密計相助故寵遇尤隆詔

蓋尚之

愚按公主通密計相助非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之義又以國后改嫁非從一而終之義宜著之沮渠牧犍傳內以暴其罪

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進爵為王累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

將軍長于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栲知主乎羣下咸無答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罪凡所察究多如此

類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
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
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
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為定州
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
間刑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遂被誅唯鳳弟
道念與鳳子及兄弟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
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

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鳯兄弟子女之存者乃賜鳯子乇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且官必用才外氏之寵超於末葉今後自非奇才不得復以外戚謬舉卿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皆例降為伯以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李氏過簿舅家了無叙用朝野竊議太常高閭顯言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乃追惟孝

文舅氏存忘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謚曰莊興祖自中山還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改博陵郡公侃晞為孝莊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圖爾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手刃榮禁內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兄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

顔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孝文初與弟乘信等入魏俱拜將軍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禄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

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僕射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要位留心百揆孜孜無倦咸謂為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

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朝野畏惡之因此
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忿爭於雲門外廡下
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本
無學識既當衡軸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
抑出勲人自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
鼎猶以去要怏怏咸嗟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
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赴唯遣兄子猛改服詣代遷
葬于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入蜀以肇

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西辭帝于東堂親奉規畧是日肇所乘駿馬停于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帝崩孝明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告凶問肇聞之內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雍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稱旨意備壯士直寢邢

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訖引入西廊清河任城諸王等皆竊言目之及入省壯士乃搤而拉殺詔暴其罪稱為自盡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特贈營州刺史孝武永熈二年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兾州刺史

愚按胡后以溺后贈罪臣猶不足怪孝武此舉有以

知其禄命不延矣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膺進陟之報懇惻發于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時號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詔其子猛嗣襲颺公爵猛尚長樂公主宣武同母妹拜駙馬都尉歷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主無子猛先在

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詔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后崩立為皇后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父淵夏赫連勃勃給事黄門侍郎太武魁統萬淵以降款功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女以選入掖庭生孝明即靈太后也孝

明踐阼以國珍為光祿大夫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胡國珍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尋進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表陳刑政之宜援據古今切陳利弊累數千言詔皆施行

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侍中如故就宅拜之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贈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以景明三年卒于洛陽至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之為起塋域門闕碑文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

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孫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
掃衛以慰情典請以孝穆上尊謚權置國邑三十戶立
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
乂妻拜為女侍中封馮翊郡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
主即清河王懌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
齋躬自禮拜而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
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
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遂寢疾太后親侍藥膳十

有一日辛年年八十給東園温明秘器五時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疋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宫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孝明服小功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亡至七七皆設千僧齋齋百日設萬人齋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為厭勝法國珍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

魏書云勿視大臣面也

殷勤至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惟一子死後勿如比來戚抑之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曰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

之語云我公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黄鉞
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
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武賁
斂班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文宣公又詔贈
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
喪事太后迎太上君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與國珍
同及國珍入主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惟祥獨得全封趙平君卒給東
園秘器明帝服小功舉哀于東堂太后服齊衰朞葬于
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
封平涼郡公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僧洗改封
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卒
長子寧襲國珍爵改臨涇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女為清
河王亶妃生孝靜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
諡孝昭子虔元乂廢靈太后虔特為千牛備身張車渠

等謀殺乂事發乂殺宋渠等虔坐遠徙太后反政徵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是後宴譃多不預出為涇州刺史興和三年以孝靜元舅超遷司空公卒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郭外

愚按孝靜既贈外祖又爵元舅而皇考清河王亶仍為大司馬反臣之知母不知父豈非劫于權臣耶說乎可為浩歎

于長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為政清靜頗得民和除兼
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
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
彈糾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阼長
粲被教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
後主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
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
録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元文遥領軍綦連猛高

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號八貴後定遠文遥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摠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既富于春秋庶事皆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為侍中丁母憂尋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欲入處機要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言于後主不得已從之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吏民所懐因沭

髮手不能舉失瘖卒于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咸嗟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長粲性温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爲子叔泉取清河崔德儉女爲妻及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爲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内妻王氏驕妬有所幸一婢爲王氏手刺殺之因此忿恨數年不相見後又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别宅亦不令謁拜娶婦公孫氏已殺三夫長粲不信疆取之令與李氏同居未朞身亡先

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詔降罪人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徃事語和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有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長粲亡寧弟盛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愛之卒于冀州刺史又有太后舅皇甫度者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性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

方之毛嘉正光初元乂出度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後加侍中乂見出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熈為子子熈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慨歎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太后以舅氏難違之所歷官最為貪蠹爾朱榮入洛西

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為齊文穆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

性方直頗有器幹神武舉義以預義勲封信都縣伯累

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后之兄父延之魏

中書令兖州刺史太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歴尚

書左僕射尚書令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

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

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吏欲詰都坐者
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
間往停斷公事人號三佞長仁私遊㕘密處處追尋孝
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奏除孝裕章武郡守元亮
淮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裕又説長仁曰王陽卧疾
和士開必來因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
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
干執事求為領軍時議以後主富于春秋毋后家不可

專政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路傍長仁後至疑為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馳問為誰牙不荅走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擒至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令德信彈長仁恃戚驕豪無畏憚除齊州刺史及辭帝列仗昭陽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横流至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人刺和士開事泄

士開與祖珽引漢文帝殺薄昭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
桃枝馳驛詣齊州責其謀害宰輔賜死先是太白食昴
占者曰昴為趙州分不利胡王未幾長仁死
史糾曰是占也謂長仁胡姓又封隴東郡王故耶將
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為旄頭鱗介之儔傳會成說
徒資嗢噱
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
嘆欷歔左右莫不怪之尋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

謚長仁子君璧襲封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黜退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齊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改葬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留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

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辭鄙陋

初自鄉里徵入長安帝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慼容但連

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犬似苦挑娣後數犯忌諱動

致違忤帝甚耻之乃命高頻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

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

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

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于家子

孫無聞焉

論曰夫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亦無閒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進不以禮是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也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鑒焉若使開皇創業時不取懲已往則獨孤權侔呂霍必敗于仁壽之前而蕭氏勢均梁竇豈全于大業之後令或不隕舊基抑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七